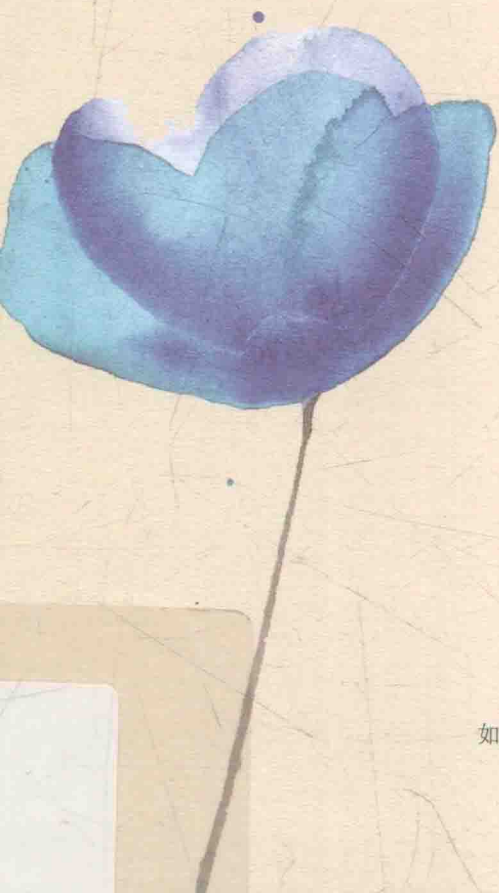


铃木大拙禅论集之 ③

# 菩萨行处

(日) 铃木大拙◎著 徐进夫◎译

这个世界时空有尽，  
菩萨的行愿永无穷尽。



如实地看清人生与人世的真相，不必再为生死的问题而烦恼。

 海南出版社  
HAINAN PUBLISHING HOUSE

铃木大拙禅论集之 ㊦

# 菩萨行处

(日) 铃木大拙 / 著  
徐进夫 / 译



 海南出版社  
HAINAN PUBLISHING HOUSE

---

Essays In Zen Buddhism ( Vols 3 )

by D. T. Suzuki

Third Series: Copyright © The Estate of D. T. Suzuki, 1934

Simplified Chinese translation Copyright © 2017 Hainan Publishing House  
Co. Ltd., China

### 版权所有 不得翻印

版权合同登记号：图字：30-2011-173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铃木大拙禅论集之三 /（日）铃木大拙著；徐进夫

译．—海口：海南出版社，2017.2

书名原文：Essays In Zen Buddhism ( Vols 3 )

ISBN 978-7-5443-6701-1

I . ①铃… II . ①铃… ②徐… III . ①禅宗 - 文集

IV . ①B946.5-5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6) 第 195505 号

---

## 铃木大拙禅论集之三

---

作 者：（日）铃木大拙

译 者：徐进夫

监 制：冉子健

责任编辑：李秋云 孙 芳

执行编辑：张 雪

装帧设计：张海军

责任印制：杨 程

印刷装订：三河市祥达印刷包装有限公司

读者服务：蔡爱霞

海南出版社 出版发行

地址：海口市金盘开发区建设三横路 2 号

邮编：570216

电话：0898-66830929

E-mail: hnbook@263.net

经销：全国新华书店经销

出版日期：2017 年 2 月第 1 版 2017 年 2 月第 1 次印刷

开 本：787mm×1092mm 1/16

印 张：18.25

字 数：260 千

书 号：ISBN 978-7-5443-6701-1

定 价：42.80 元

---

【版权所有 请勿翻印、转载，违者必究】

如有缺页、破损、倒装等印装质量问题，请寄回本社更换

日本京都大谷大学佛教哲学教授铃木大拙博士，生于1869年，可说是现存佛教哲学的最大权威，不用说，也是现代哲学的泰斗（译按：此序写于距今三十余年之前，铃木博士已于1966年7月在日本逝世，享年96岁）。直到目前为止，他谈佛教的英文著述，重要的已有一打以上，而尚未为西人所知的日文著作，至少已有十八部之多。尤胜于此的是，正如他的英文禅学著作年表所明白显示的一样，他是日本以外的禅学开山导师，除了忽滑谷快天的《武士的宗教信仰》（*Religion of the Samurai*, Luzac and Co; 1913）之外，直到1927年本《禅学论丛》第一系列出版，除了“东方佛徒”杂志的读者之外，一直没有人知道世上有名为“生活体验的禅”这种东西。

铃木博士以权威的资格写作。他不但研究了梵文、巴利文、中文，以及日文的原文典籍，而且对于德文、法文，以及说、写皆极流畅的英文西方思想著述，亦有最新的认识。尤胜于此的是，他不只是一位学者，同时也是一位佛教弟子。他虽不是任何一宗的法师，但在日本的每一座寺院中，悉皆受到尊崇，此盖由于他对精神问题所得的认识，不但直接而且深切吧，这是大凡曾在他的座下亲聆教旨的人都可作证的事实。他一旦谈到高深的意境，他的发言吐气便如其中人一般，而他使得进入他的心灵边缘的人所得的印象则是：他是一位寻求知识符号、

描述“非知可及”的悟境的学者。

对于无缘在他座下闻教的人而言，那就只有以拜读他的著述作为补偿了。但所有这些，到了1940年，英国方面已经绝版了，而在日本的剩余存书，亦于1945年在一场焚毁京都四分之三的大火之中付之一炬了。因此之故，我于1946年携同内人代表伦敦佛社到达日本时，便着手与作者商量出版他的文集事宜，一方面重印旧有的好书，一方面尽快印行他于战争期间隐居京都家中所写的许多新作的译品。

但这个工作所需资金甚巨，实非伦敦佛社的力量所可企及，因此，我们寻求瑞德公司（Rider Co.）的协助，因为他们有郝府（the House of Hutchinson）的庞大财富为其后盾，有能力支付此项重大工作所需的一切。

谈到禅的本身，我不必在此多言，有关这方面的专书，例如艾伦·华滋（Allan Watts）的《禅的精神》（The Spirit of Zen），我本人的《禅的佛教》（Zen Buddhism），以及一系列的中文禅籍的英文译本，乃至本社所印的一些著述，这些书籍的日见畅销，足以证明西方人对于禅的兴趣正在迅速上升之中。但因禅是一门极易引起误解的学科，因此之故，先请一位公认的高明发言，乃是当务之急。



在《禅学论丛》第三系列这部书中，笔者尝试追求的，是禅与《华严经》(The Gandavyūha)、《般若经》(the prajñā paramitā) 这两部大乘大经的关系，以及印度佛教在适应中国人心方面所发生的转变。中国人是一种注重实际的民族，与具有高度抽象能力以及无穷无尽想象力的印度人民，大异其趣。因此之故，大乘教学为了使其本身获得中国人的欣赏而作如此的改变，乃是理所当然、势所必然的事情。此处所谓的改变，是指将这两部大经改成禅的问答或对白。

至于禅对日本文化的贡献，已有专集<sup>①</sup>为之阐释。纵观日本的文化史，如果除了佛教，尤其是撇开镰仓时期以后的禅宗，便没有什么重大的意义可叙！佛教已经深入日本人民的血液之中了。笔者在此所作的，只是尝试而已。《绘画里面的禅悟生活》(The Zen Life in Pictures)一文，亦只是一种提示而已，待有机会，再作较为充分、较有系统的讨论。

这个系列中的部分材料，由于在本书正在印刷时始行到手，故有少数几件事实必须在此略加说明：(1) 第三及十九页附注中述及的敦煌手卷本《神会和尚语录》。已有摹写本流

---

<sup>①</sup> 详见《禅及其对日本文化的影响》(Zen buddhism and its Influence on Japanese Culture, 1938)一书。

通，校正本不久亦将印行。(2) 对于这部敦煌手卷本，矢吹庆辉博士 (Dr. Keiichi Yahuki) 已有专书详加解说，收录于他的《鸣沙余韵》(Echoes of the Desert) 之中，给我们提供了不少有用的资料。(3) 所有述及《华严经》的页次，不是指泉芳璟氏 (the Idzuni) 所藏写本，就是指皇家亚洲学会 (the R.A.S) 所藏手卷。(4) 本书所述《六祖坛经》敦煌本即将印行，公诸大众，届时将附以康正寺 (the Koshji) 本出版。康正寺本是日本复印的古本 (约印于十五、十六世纪)，它的中国原本大概印行于十或十一世纪的某个时候。《坛经》流行本的序文中所说的“古本”，可能就是这个本子。它的历史意义已是无可争论的了。

跟以前一样，作者在此不但要向为他校稿的妻子碧翠丝 (Beatrice Lane Suzuki) 表示谢意，同时也要向费心为他校对的艾富瑞夫人 (Mrs. Ruth Fuller Everett) 表示感激。

善友安宅弥吉 (Yakichi Ataka) 对于笔者的慷慨鼓励，亦不可忘，因为他对作者的一切要求，总是毫不迟疑地给予慨允，以使禅的教义能在文字解说的可能限度之内传扬天下。



编序 001

前言 003

## 第一篇 从禅说到《华严经》

一、禅与华严教义 003

二、初期禅匠与《华严经》 005

三、禅与中国人的心性 006

四、达摩的“无心法”与道信的“舍身法” 007

五、慧能的无念禅 011

六、神会的无念禅 014

七、大珠慧海的禅 017

八、赵州从谏的禅 020

九、临济义玄的禅 022

十、唐宋时代其他禅匠的禅 025

十一、禅与经典研究 031

十二、三本《华严经》的异同及其要义 035



## 第二篇 《华严经》、菩萨的理想与佛陀

- 一、完全改观的华严景象 041
- 二、本经特有的观念 044
- 三、相入相即的教义 048
- 四、菩萨与声闻 052
- 五、相异的因缘 054
- 六、譬喻 055
- 七、《华严经》的大乘本质 056
- 八、经中所说的佛陀与禅匠所见的佛陀 058

## 第三篇 菩萨的住处

- 一、来处与去处 067
- 二、大乘经典的“无住”与禅匠 071
- 三、作为菩萨住处的昆卢遮那楼阁 076
- 四、善财童子的楼阁颂 078
- 五、楼阁的描述 084
- 六、阐释善财得入楼阁的譬喻 089
- 七、菩萨的来去 090

八、昆卢遮那楼阁与法界	092
九、四重法界	094
十、菩萨的智慧与神力	100
十一、菩萨的故乡及其亲属	102
十二、禅匠谈菩萨的住处	104

#### 第四篇 《华严经》所说的发菩提心

一、发菩提心的意义	109
二、海云比丘与《十地经》所说的 发菩提心与开悟的要素	116
三、弥勒菩萨谈发菩提心	122
四、弥勒菩萨谈发菩提心（续）	128
五、接前说喻并加结语	132
六、发菩提心的要义	137
七、《十地经》所说的发菩提心	140

#### 第五篇 《般若心经》对禅的意义

一、《般若心经》的梵典及其汉文与英文译本	145
----------------------	-----

- 二、本经的分析 169
- 三、作为禅悟经验的心理记述 174

## 第六篇 般若的哲学与宗教

- 引言 183
- 一、般若的哲学 185
- 二、般若的宗教 224
- 三、结述 248

## 第七篇 祖师西来密意——禅悟经验的内容



—  
第  
一  
篇  
—

# 从禅说到《华严经》



# 禅

《华严经》起初与禅之间并没有特殊的关联。说到底，禅的修持在于契合万法之本的“无心”，而此“无心”正是“唯心”，此在《华严经》中亦然。在中国人的心中，《华严经》中所描绘的光明晃耀、充满不可思议之光的天宫，变成灰色大地的色彩。而禅的里面既无污秽或不净，亦无任何功利主义的色彩。这是中国人用自己的方式表现的一种领会。

## 一、禅与华严教义

考诸史籍，禅与《华严经》之间，起初并没有像它与《楞伽经》与《金刚经》那样具有特殊的关系。菩提达摩曾将《四卷楞伽》交给他的中国上首弟子慧可，因为此经里面含有与禅密切相关的教说，故慧可之后多为禅者研习。《金刚经》为禅者所习，始于宏忍与慧能的时代，约在达摩圆寂一百五十年后。而身为慧能大弟子之一的神会甚至宣称：中国禅宗之父（达摩）传给二祖慧可的经书，实际上就是《金刚经》<sup>①</sup>。虽然，此种供述并无史实依据，但我们不妨说，《金刚经》在当时（亦即公元七世纪之末）对习禅曾经有过很大的影响。《华严经》与禅的关系，直到华严宗四祖、曾在神会弟子无名座下习禅的澄观（738～839）时代，始行展开。澄观是一位伟大的哲学家，曾经努力将禅的教理融入他自己的华严哲学体系之中。继其祖位的，是亦曾习禅的圭峰宗密（780～842），他依据华严宗的哲理，为《圆

<sup>①</sup> 据最近发现的敦煌写本，其中含有《神会和尚语录》。这部手卷不久将由本书作者编辑、印行，公之于世。

觉经》造了一部大疏。此外，他还造了一部《禅源诸论集》，解释各派禅者对禅所作的种种不同体认，可惜如今只传下了一篇“都序”。他的目的在于指出禅的要义，并与当时流行的误解做了一番抉择性的区别，不仅关于禅的本身而已，禅与佛教哲理之间的关系，也做了一番申述。禅就这样透过圭峰宗密而与《楞伽经》和《金刚经》以外的经典，特别是与《华严经》发生了关系。

就在华严宗学者以本身的办法运用禅宗的直观法门时，禅宗的大师们则对《华严经》所说的相即相入的哲理发生了兴趣，并尝试将这种哲理融入他们自己的说法之中。譬如，石头希迁（699～790），在他所著的《参同契》中描述“明暗交参”的道理；洞山良价（806～859）则在其所著的《宝镜三昧》中申述“偏正回互”的关系，与《参同契》所说略同，因为，石头和洞山这两位大师，皆属青原行思（歿于740）下面的曹洞宗一系。毫无疑问的是，此种相即与回互的道理，并皆出于华严哲学，而华严宗第三祖法藏大师（歿于712）作了有力的组合。由于石头与洞山皆系禅师，故其表现方式也就不同于玄学家了。临济义玄的“四料拣”，也许亦系源自法藏的哲学体系。

华严哲学对于禅者的影响，随着时代的进展而愈来愈显著，降至公元十世纪顷，华严宗五祖圭峰宗密歿后，达到顶点。法眼宗的开山祖师清凉文益禅师（885～958），将华严哲学引入他的禅观之中；他本人虽下属于华严宗，但他曾经受到杜顺（歿于640）、法藏等华严哲人的重大影响，则毫无疑问；因为现有迹象证明，他曾要他的弟子研读他们的著述，以为习禅之一助。此外，他还为石头的《参同契》做过注解，而《参同契》这篇作品亦系依照华严的形而上学写成，这点我已在前面提过了。

此种运动——使禅结合华严哲学或法华教理而进行的融通运动——于永明延寿（904～975）写出他的百卷《宗镜录》，达到高潮。永明延寿在这部巨著之中所做的，是尝试将佛教思想的一切差异之点，融合汇集于“唯心”（Mind-only）的教义之中——以“心”体会自知自觉的究竟实相，但此心并非吾人经验意识的基址。但我们不可将此种“唯心”与瑜伽派的“唯

识” (the Vijñaptimātra) 混为一谈，因为永明所遵循的思想潮流，系由《楞伽经》《华严经》以及《起信论》等等经论而来<sup>①</sup>。

## 二、初期禅匠与《华严经》

准确地说，禅有其本身的领域，以最便于其本身的方式发挥其功能；它一旦越出了这个领域，便丧失了它本有的色彩，乃至不再成为禅了。如果它企图以哲学的系统解释它的本身，它也就不再是纯朴的禅了；已被掺杂某种不完全属于它自己的东西了——不论那种解释多么合理，一经解说，便被搞砸了。因此之故，禅师们一向虎视眈眈，不容许它与任何宗派的玄学混为一谈——不论那是佛教的、道教的，还是儒家的形而上学。纵然达摩曾将《四卷楞伽》传给二祖慧可，后者及其门人亦不肯为它去做任何性质的注疏或解说。虽然，六祖慧能似乎曾经依照他自己的见地说过《金刚经》。但他的后代子孙完全略而不谈，只管朝另一个方向开展他们的讲述和问答。不用说，他们经常引用各种经论，自由自在，毫无拘束，但他们总是小心谨慎，尽量避免陷入文字的葛藤窝中，以免使禅染上某种不伦不类的哲学色彩和观念。

虽然，禅匠们甚至早在华严宗初祖杜顺和尚之前就引用《华严经》了，因为，据《楞伽师资记》所说，二祖慧可曾经广引该经的经文，借以证成他的“一遍法界”的观点，而与杜顺同代的四祖道信，亦曾从该经引过一节经文，说明“于一尘中具无量世界”的道理。但是，因为他们本身都是禅师，都不想将禅的直观法门加以哲理的系统说明；他们只是引用一两句与他们的禅观互相调和的权威经文而已。因此之故，他们所引的东西并不限于《华严经》；他们只要发现可用的东西就拈来使用，不拘一格。譬如，《法华经》《维摩经》《金刚经》《楞伽经》《般若经》《法句经》等等，莫不有引

<sup>①</sup> 不妨顺便在此一提的是，禅者注释《华严经》，早于公元七世纪之初即有所著，据中文的“三藏目录”所载，歿于706年的神秀禅师，曾经著有《华严经》注疏三十卷。



例者。不过，就以《华严经》而言，引句所指，并不限于某一特定的局部，同时亦涉及遍布全经的整体思想。由此看来，禅师们自始就将此经视为支持禅悟经验的一部经典，其重要性可与《楞伽经》和《金刚经》不相上下。但因他们的着眼点在于高举该经的精神而非重视它的文字，故而也就没有极端到依照它的教学构合一套禅的哲学了。他们总是小心谨慎地避免脱离事实而与观念为伍。因为，他们引用《华严经》：

“譬如贫穷人，昼夜数他宝，自无一钱分；多闻亦如是。”又，读者暂看，急须并却；若不舍还，同文字学，则何异煎流水以求冰，煮沸汤而觅雪？是故诸佛说，或说于不说；诸法实相中，无说无不说。解斯则举一千从。《法华经》云：“非实非虚，非如非异。”<sup>①</sup>

### 三、禅与中国人的心性

大凡经典，尤其是大乘经典，都是精神体验的直接表现；其中所含内容，皆是掘入“无心”深处所得的直观见地，而非经由知识媒介所作的传述。假如它们看来似是推理和逻辑举证的话，那也只是偶然的巧合而已。所有一切的经典，悉皆述说佛徒心中的至深直观所见；因为它们皆是初期印度大乘行者亲自体验的结果。因此之故，当此等经典宣称万法皆空、无生、超于因果之时，这种宣示并不是由玄学的推理而得的结果。这就是何以有那么多的佛教学者依照逻辑法则努力理解或解释此种直观见地而无所成的原因；他们可以说是佛教经验的门外汉，故而往往就只有言不及义，语不中的了。

此等经典的直观经验，与禅师们的禅悟经验，并无二致，因为它们皆是佛教的体验。假如其间有何表现上的差异的话，那也只是因为印度人与中国人的精神心理有别而已。就禅乃是一种移植中国的印度佛教而言，它的经验与佛教的经验从根本上就没有两样。只是，当此种经验开始地区化，

<sup>①</sup> 详见《楞伽师资记》所载二祖慧可所作的一次讲述。